

英国社会主义史

下 卷

(德)馬克斯·比尔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英国社会主义史

下 卷

607-13/7
(德)馬克斯·比爾著
何 新 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1959年·北京

英 国 社 会 主 义 史

卷

(德) 馬克斯·比尔著 何新舜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总 经 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3017·16

1959年5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19 千字

印张 12-1/16

印数 1-2,800 册

定价 (9) ¥ 1.70

目 录

第三篇 宪章运动

第一章 宪章运动的成长	1
一、宪章运动的中心和领袖(1) 二、伦敦的领袖(2) 三、北部的领袖(6) 四、宪章运动的导师(14)	
第二章 群众的政治组织	19
一、伦敦工人协会(21) 二、人民宪章(24) 三、北明翰政治联合会(27) 四、国民请愿书(29)	
第三章 宪章运动总动员	32
一、阵线(32) 二、政策问题和内部分裂(34) 三、社会主义的目的和转移(37)	
第四章 国民大会	42
一、大会的召开(42) 二、关于自由贸易的讨论(44) 三、大会的破裂(52) 四、北明翰会议与秘密措施(58) 五、国民请愿书和议会(66) 六、大会与总罢工(69)	
第五章 宪章派的暴动与民族觉醒	78
一、南威尔士的叛乱(78) 二、大批的逮捕(84) 三、宪章运动对于文学的重要影响(86)	
第六章 改组与选举政策	92
一、全国宪章协会(92) 二、组织的其他计划(94) 三、选举政策(98) 四、宪章运动者与激进派(108) 五、第二次全国请愿(113)	
第七章 宪章运动的全盛时期	122
一、经济恐慌和总罢工(122) 二、审讯与解散(132) 三、奥康瑞尔的土地改革计划(135) 四、新领袖(140)	
第八章 最后的閃爍和熄灭	143
一、1847年的议会选举(143) 二、宪章运动与国际(144) 三、请愿书与1848年4月10日(147) 四、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153)	

第九章 宪章运动的道德影响 136

一、保守派的社会改革运动(156) 二、牛津运动与青年英国社(159)

三、基督教社会主义(161) 四、J. S. 穆勒和理查·琼斯(168)

五、結論(171)

第四篇 近代社会主义(1855—1939年)

第十章 近代的主要潮流 172

一、自由主义的全盛(172) 二、自由劳工。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173)

三、独立劳工。革命的社会主义(175)

第十一章 国际主义与自由劳工 177

一、冷淡的年头(177) 二、卡尔·马克思(178) 三、宣言和规章(188)

四、“国际”的活动及其失败(192) 五、自由劳工的組織(196)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的复兴 199

一、自由思想的没落(199) 二、马克思与海恩德曼(200) 三、正统派

政治经济学所遭到的攻击(203) 四、穆勒和土地改革家的影响(209)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的組織 217

一、民主联盟(217) 二、社会主义者联盟(223) 三、社会民主联盟

(229) 四、社会民主联盟的政綱和选举政策(236) 五、社会民主联盟

与工会运动的关系(239)

第十四章 費边社 242

一、起源和名称(242) 二、从欧文和马克思到韦伯(244) 三、費边主

义的目的与政策(251) 四、政綱和方法(252) 五、文学与科学工作(254)

六、費边社(劳工)研究部(256) 七、教育工作与妇女运动(259)

第十五章 独立劳工政治 262

一、对自由劳工的猛烈攻击(262) 二、独立工党的組成(266) 三、議會

选举与市选举(268) 四、独立工党的助手——“喇叭报”(270) 五、基

尔·哈迪与他的助手(272)

第十六章 工党的成立 277

一、罢工的失败与工会法的廢除(277) 二、1899年的职工大会(278)

三、劳工代表委员会(280) 四、“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发展(282)

第十七章 工党的問題 287

一、劳工政治与社会主义(287) 二、劳工的独立宣言(293) 三、奥斯本案的判决(298)

第十八章 社会革命的骚动 302

一、经济和政治影响(302) 二、教育影响(308) 三、革命工会主义的直接行动(309) 四、群众罢工运动(315) 五、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兴起(318) 六、国有化及工业管理权(326)

第十九章 政治中的劳工 330

一、议会行动的成就(330) 二、对于外交和大战的态度(334)

第二十章 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改组 337

一、英国社会主义党(337) 二、国家社会主义党(340) 三、独立工党(340) 四、社会主义工党(343) 五、其他各组织(344)

第二十一章 工党的改组 345

一、改组的原因(345) 二、新党章的要点(346) 三、建设的纲领(348)

第二十二章 演变中的英国(1917—1928年) 350

一、由个人企业到公司企业(350) 二、有组织的劳工概况(1917—1928年)(353) 三、工潮中心——矿业(356) 四、对于总罢工和劳工的反映(362) 五、共产党的出现(363) 六、工党的发展和政策(1918—1928年)(366) 七、工党和工会政策的本质(368)

第二十三章 关于1929—1939年的情况 372

一、工党政府的困难(372) 二、经济危机(374) 三、工党政府在危机中(375) 四、叛变和失败(377) 五、复兴和政权的宣布(378)

第三篇 宪章运动

第一章 宪章运动的成长

一、宪章运动的中心和领袖

1836年，工人阶级活动的复兴已经可以清楚地觉察出来了，而且各处的活动都与议会政治有关。当时这个运动有四个中心，每一个中心都对劳工群众中的一切活动分子灌输了思想和热情。当时，伦敦是英国南部的中心，北明翰是中部地区的中心，新堡和里子是北部的中心，格拉斯哥是苏格兰的中心。除了伦敦是由有知识的技术工人站在复兴运动的前列以外，其他各中心从开始时就由中间阶级的激烈派、理想派和革命派领导的。大约从1839年以后，曼彻斯特就成了北部宪章运动思想和行动的中心，而布莱得弗德在运动中则涌现出某些最狂热而正统的信徒，他们经常对离经叛道的人和“叛徒”进行攻击。

伦敦是“道义力量”派的中心，但代表“实在力量”的也不是没有。后一派只在动荡最激烈的时候，才引人注目。他们的根据地在医院广场和林肯法学院广场附近。大体上说，占优势的是“道义力量”派，因为他们拥有知识最丰富的成员，能干的作家和演说家。其中最杰出的是威廉·罗维特、亨利·赫瑟林顿、詹姆斯·沃森和亨利·文森特。

到1840年为止，托马斯·阿特伍德在中部地区一直都占着统治地位。在他领导下的斯科菲尔德、芒茨、索耳特和道格拉斯等人拥护他尽力为他自己的纸币计划工作，直到后来，这一运动终于发

展到超出他的控制和目的范围之外去了。

在北部，菲格斯·奥康瑞尔、泰洛尔、斯蒂芬斯和洛韦里是宪章运动最大和最坚决的实力派的倡导者。他们的影响也明显地达到了威尔士。

在苏格兰，这一运动所表现的思想特征正和伦敦的相似。“道义力量”派压倒了奥康瑞尔的拥护者。苏格兰的运动没有产生可以和奥康瑞尔或阿特伍德相比拟的偉大领袖，但却拥有較多的杰出作家和严肃的宣傳家。

爱尔兰没有宪章运动的組織，那里的工人过于貧困，受教育太少，不能領会工党运动的意义，因而也就无从拥护这一运动。此外，爱尔兰所有能够組織宪章运动团体的激进作家和演說家又都住在英格兰，他们不是为“撤銷合并运动”^①工作，就是为“革命”工作。爱尔兰曾把最大的演說家奥康瑞尔和最尖銳的作家布朗特里·奥勃莱恩献給宪章运动。

先章运动的信徒一般都是工人阶级中工資較优厚和思想較活动的分子。1836—1842年間的情形尤其如此。当日的証据肯定地証明这一运动并不是社会的最低阶层的运动，而是劳工群众中最好的成員的运动^②。

二、倫敦的領袖

宪章的起草人和宪章运动最积极的領袖，就是威廉·罗維特（1800—1877年），他是康瓦尔的工人，1821年来到倫敦。他原来是制繩匠，后来改行做家具，成了一个很熟練的工匠。他閱讀过許

① 1801年爱尔兰志士奥康瑞尔等发起的撤銷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合并的运动——譯注。

② 托馬斯·卡萊尔：“宪章运动”，1839年，第4章；“威斯敏斯特評論”，1839年4月号，第496等頁；J. S. 密尔：“論文与討論集”，第2卷，第188—189頁。

多書，学到了許多东西，曾肄业技术学校和参加各种辯論会，1826年加入首都政治联合会，后来逐渐改信欧文主义。他是合作社的发起人之一，向工人傳播欧文派社会主义学說；但在政治上时常接近激进派。他曾任合作知識傳播协会的秘書。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使他与欧文、亨特、科貝特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領袖发生了密切关系，因而成了倫敦工人中最有聲望和最受尊敬的領袖之一。“他富有广泛杰出的智慧，巨大的实践力量，他做任何事情都肯定能获得成功。”^①所有認識他的人对他都有这种看法。他写了大量宣言和其他著作，为工人阶级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不懈斗争，这充分証明了他的才智和道德力量。他的自傳“生活与斗争”至今还是一本值得閱讀的書。深刻的倫理笔調貫穿着全部著作。他的人格沒有絲毫政治煽动家的痕迹。他總結了自己在社会战場的火焰中取得的堅定信仰，書中精辟的見解，表現在向劳工阶级提出下列忠告：“你們必須成为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的改革者，否則就永远享受不到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不可能由議会的法案或君主的敕令賦予，它必然从我們大众的知識，道德和公德中产生出来。”^②

罗維特在革命运动領袖的职位上，从不逃避来自友人和敌人的攻击。1839年7月，以煽动誹謗罪被判一年監禁，受着普通罪犯的待遇。由于他把运动限制在合法与和平的範圍內，因而极力提倡民众教育，并在獄中拟定一套完整的民众教育体系的計劃，受到奧康瑞尔和他的信徒的攻击。与这种攻击比較起来，獄中的苦难对他的影响显得微不足道了。罗維特死于宪章运动后二十年，在1826至1842年間，他是一个欧文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后来他漸漸摺弃欧文主义和阶级斗争，轉而承認民主改革和教育改革

① 加米季：“宪章运动史”，1894年版，第10頁。参閱格雷罕姆·华萊斯：“弗兰西斯·普雷斯生平”，第362—365頁。

② 罗維特与柯林斯：“宪章运动”，1840年。

是改进劳动阶级境遇的最好办法。

亨利·赫瑟林頓(1792—1849年)是一个排字工人,技术学校最早的学生,他随着首都知識工人的潮流,成了一个欧文主义者、自由思想者和民主主义者。1828年,他发行一本小册子維護自由思想。1830年10月1日,出版“民众一便士报”(即后来的貧民卫报)。他仿照威廉·卡本脫(后任“勞埃德新聞”編輯)印行政治通訊,但不納報紙印花稅,用这种行动来挑起反抗对知識課稅的斗争。在这个运动中,赫瑟林頓表现出是一个特別能干、頑强而勇敢的群众領袖。1831年,有三份訴狀陷害他,因而被判六個月監禁。刑滿釋放后他繼續进行斗争,从未中斷。他任貧民卫报編輯时,得到一位英明果敢的拥护者,即布朗特里·奧勃萊恩。1832年,他印行共和报,这是一种进行尖銳諷刺的周报,頗有“圓頂大厅”中的演說家的风味;常称威廉四世为格尔夫先生(Mr. Guelph),王后为格尔夫太太(Mrs. Guelph)。1832年底,他又度过了六个月的監獄生活,在獄中他用通訊和論文鼓动群众情緒来反抗報紙印花稅。1833年,他出版“破坏报”(或称“人民保守报”),笔調正象貧民卫报一样,后来他又办赫瑟林頓两便士邮报和倫敦邮报。后者所代表的是爭取实现宪章的基本概念的騷动和只以道德武器为限的和平策略。所有这些報紙都未繳付印花稅就发行了,于是迫使政府把印花稅由四便士減至一便士。1837年,他以“倫敦工人协会”代表的身份为这一运动作出了紧急的援助①。

赫瑟林頓对宪章运动的見解和罗維特相同。他在道德上是一位“清教徒”,簡朴得象斯巴达人一样,在克己这方面則是一个彻底的禁酒者和人道主义者。他的去世,使宪章运动損失了一个最大公无私、最果敢坚决的信徒。他留下一份遺囑,在做了自然神教的

① 加米季:“宪章运动史”,第7頁。

忏悔后，便宣称：

“我在即将离开这竞争、攘夺、自私制度统治着的忧患无常的人生时提出以下的看法：这种制度使最高贵的人类的道德和社会热望都因为常年的苦役和体力的衰退而毁灭了；这种制度使人们不是成为奴隶便是成为伪善者或罪犯。因此我热诚地拥护伟大的好人罗伯特·欧文的主张。我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坚信他的制度是人类解放唯一真正的道路；在管理忠实而智慧的人类的事务上，它确乎是唯一公正的制度，这是世人目前所知的基于真诚、正义和平等的唯一制度。在土地、机器、工具、生产器具和劳动产品全为无所事事的人所独占，在劳动全由财富生产者负担，而劳动成为一种由富裕游民收买和管理的市场商品的时候，无穷的忧患必然是劳动者不可避免的命运。如果人们正确地理解罗伯特·欧文的制度，并忠实地付诸施行，所有这些畸形现象都可以纠正。它使人类成为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主人，它使人类能够享受自己劳动的全部果实，它把人类引向能够使自己变成有智慧、有理性和幸福愉快的人类境界中去。

“我非常感激欧文先生，我在思索他的优越的制度时，曾获得极大的快感，如果我不劝告国人去研究他的理论并促其实现，那末我死也不能瞑目。我坦然宽恕所有在我的斗争中曾中伤过我的人；我在充满希望和安慰中死去，因为促进人类幸福的友爱和普遍合作，将代替敌对气氛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1849年，8月21日，伦敦。”^①

他在临死的那一年和弗雷德里克·丹尼森·摩里斯相識。

詹姆斯·沃森(1799—1874年)和赫瑟林頓的人格和品性都很相近。他出身于約克的工人阶级家庭。他的母亲教他讀書写作，

^① G. J. 霍利約克：“赫瑟林頓生平”，1849年。

1819年,由于閱讀科貝特和卡萊尔的报纸,成为自由思想家。1823年,以散发煽动和自由思想的文件被判三年监禁。1826年,他成为一个欧文主义者,再过二年,做了倫敦第一个合作社协会的會計,在那里与罗維特結为朋友。沃森是最初漫游各地傳播合作理論的宣傳家或使者,对于那一时期合作运动的兴起頗有貢獻。1831年,他創辦了一家出版社和書店,发行自由思想和欧文主义的著作。他参加全国联合会,推銷貧民卫报;1832年,在公开討論中反对欧文的反議會主义和欧文主义的正統派。1833年,他再度被判六个月监禁,1834年又被监禁一次。他属于“宪章委员会”,站在罗維特和赫瑟林頓同一战綫上为宪章运动工作^①。

工人队伍中第四个人物就是亨利·文森特(1813—1879年)。他是一个宪章运动一开始就参加了的排字工人。他是倫敦工人中最負盛名的演說家,也是宪章运动中最杰出的雄辯家之一。1839年2月,他創辦了西方辯护者周报,后来又轉到威尔士去活动,成为該地的宣傳鼓动者。他离开倫敦越久,也就把罗維特和赫瑟林頓所主張的和平与道德的策略忘得越干净;他仿效奧康瑞尔和斯蒂芬斯的先例,使用激烈的語句,并且預断他們的胜利即将来临。1839年5月7日,他因参加暴动集会而被捕,7月31日在蒙茅斯判处一年监禁。1840年3月26日,他又因参加暴动集会受审,被判八个月监禁,因而他一共过了二十个月的監獄生活。从1842年起,他成了积极的节欲演說家和激进派的政治家。

三、北部的領袖

爱尔兰虽然是联合王国中經濟最落后,民族騷动最多的角落,但是世界最大工业国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演說家

^① W. J. 林頓:“詹姆斯·沃森”,1879年版;霍利約克:“合作运动史”,1875年,第1卷。

和領袖奧康瑙爾却来自这个地方。不过从族別和語言來說，他并不是爱尔兰本地人；他曾对約克的职工說：“在語言和血統上，我是一个外国人，”^① 他謀叛的原因和他們根本无关；他日日夜夜都在憧憬一个独立的爱尔兰^②，而他們所渴望的則是社会革命。奧康瑙爾在宪章运动中的統治地位是英国劳工史上最难解决的問題。我們如果看一下从 1750 年前后开始到 1840 年为止的爱尔兰史和奧康瑙爾的生平，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解决這個問題。十八世紀的后半期，在爱尔兰畜牧业比农业更有利可图，于是地主便把无数小田庄圍成大牧場，甚至在有公地的地方，公地也被圍在里面，变成牧場的一部分。这样一来，許多爱尔兰的小农户便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倚靠；他們組織了象“白衣队”之类的秘密团体，搗毀柵栏，縱使用強力也无法鎮压下去。白衣队这个秘密組織在十九世紀的头三十年間还依然存在，而非格斯·奧康瑙爾就是这个組織的一員。这个秘密組織給予奧康瑙爾的印象非常深刻，使他永远不会忘記。白衣队的行动正是他的革命活动方式^③。

在同一时期，一部分爱尔兰新教徒的看法普遍地发生变化，这使爱尔兰思想界受到了深刻的革命影响。由于政府的腐敗和財政的处理失当，連爱尔兰的英格兰殖民者都表示不滿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发觉他們在反抗英格兰这一点上具有共同利益。在这种反抗的气氛下，他們便接受了英格兰激进运动，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革命的思想影响。爱尔兰有素养的新教徒吸收了革命思想，为爱尔兰培育出許多反英的思想家和領袖。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也貢獻出好些領袖，奧康瑙爾的叔父阿瑟·奧康瑙爾就是其中最

① “北极星报”，1838 年 10 月 16 日。

② “北极星报”，1838 年 10 月 16 日。

③ “北极星报”，1840 年 3 月 28 日；1841 年 5 月 29 日；1848 年 5 月 13 日。参照托馬斯·弗羅斯特：“四十年回忆录”，1880 年，第 137 等頁。

影响的一个。1791年10月，他們成立了爱尔兰人联合会，閱讀卢梭、潘恩、洛克的著作，并和倫敦通訊社取得联系；五年以后，他們与法国政府进行秘密接触以便取得法国政府的帮助，从英格兰的統治下解放爱尔兰的人民。但是叛变失败了，好几位領袖被处死刑，阿瑟·奥康瑞尔逃脫后参加了法国军队，此后终于做了法軍的將領。阿瑟·奥康瑞尔也是一位政論家，他崇拜康多塞，并且沿用了他的名字；1798年他发表一篇题为“爱尔兰国”的論文。他在論文中指出，为了能够根据广大人民意志来改变人民财产的所有权，給予普选的权利是絕對必要的。阿瑟·奥康瑞尔被他的姪子菲格斯·奥康瑞尔加以美化了。第一年的北极星报曾分期連續刊載阿瑟·奥康瑞尔的傳記。1843年6月，菲格斯又把阿瑟的上述論文重新出版，并向宪章运动者推荐說，这是一切政治和經濟知識的精华。阿瑟和菲格斯·奥康瑞尔生动地追述了波兰世家中的將領和民主主义者，从波兰最后一次被瓜分到1871年为止，这些人参加了历次的民众运动，并深深受到社会革命思想的影响。

这些民族、家庭以及社会的革命傳統使菲格斯·奥康瑞尔具有一个与英国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緊密結合一起的历史观点，即社会主义性質的土地改革、人民統治权、自然法則、对寡头政治的仇恨、普选的絕對必要性等看法。他把推崇英国工人階級革命运动的女思想和卓越的雄辯才能結合起来，深深地打动了工业城市的蒙昧群众。凡是群众企图用奔放的热情，任性的罢工和計劃不周的謀叛来表达的东西，这位爱尔兰的煽动家便用霹靂般的辭句傾吐出来，他的談鋒有时很辛辣，但始終是通俗的。他的思想修养貧乏得令人惊奇，他的法学知識既不淵博也不深刻，与一般群众沒有任何区别。但是他接近憤怒若狂的群众，根本无須用高深的科学，而群众也不用費力就能了解他。查理·金斯萊所著的阿尔頓·洛克中的奥弗林是奥康瑞尔很好的形象，而查理·狄更斯所著的“艰

难时代”中的工人领袖斯拉克布理治则把他刻画得太滑稽了。

在第一届改革议会(1833—1834年)中, 奥康瑞尔曾有过一个短期的政治生涯。在议会中他大都为爱尔兰问题发言, 除了修改或废止谷物法案的动议之外, 通常都是投激进派的票。在这以后, 他就开始参加劳工阶级的各种集会, 并拥护民主改革的事业。但是他始终没有得到首都技工的信任。伦敦有知识的工人认为他是一个狂暴的煽动家, 口若悬河的化外之民。当他们公开和他冲突起来, 并把他们对他的意见告诉他时, 奥康瑞尔回答道: “我们必须决一胜负; 不是你们把我打垮, 就是我消灭你们的组织。”大都市技术熟练的工人只能引起奥康瑞尔的嘲笑; 他根本就不把他们看作工人, 他宣称: “让那些留着胡子, 手上生了茧, 穿着粗布夹克的人读一下文件署名者的职业, 騙局就马上可以揭穿了。”^①

无论什么时候, 奥康瑞尔一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发生冲突, 就一定要向穿粗布夹克, 留着胡子, 双手长了茧的工人求援。北极星报经常刊登奥康瑞尔这类求援工人的文字。这类性质的文字又往往是它的作者将要打垮敌人的先兆。这种冲突有时也偶而缓和下来, 因为伦敦人也看到了奥康瑞尔的不倦活动, 而奥康瑞尔也学习了许多东西, 特别是在1842到1844年, 在一定程度上他理解了近代工业问题。例如他曾宣称:

“十小时工作制的倡议将来会被人看成是工人力量的标志。这是一种创制一系列法律的尝试, 这些法律将控制机器所产生的新秩序, 使它为全社会服务, 而不让它只为一个阶级的利益服务。”^②

但是, 奥康瑞尔和伦敦工人间的裂痕始终没有弥补起来。奥康瑞尔不能在伦敦立足, 于是便把他的活动范围转移到约克去。

① “北极星报”, 1838年2月10日和24日; 1836年3月3日。

② “北极星报”, 1844年4月6日; 1844年6月29日。

那里的职工已经集资八百镑，正准备在 1837 年的秋季发行自己的报纸。奥康瑞尔担任了编辑。1837 年 11 月 11 日，“北极星报”第一号问世了。这个报纸一出刊，就已经有了存在下去的把握。奥康瑞尔任总编辑，威廉·希尔任副总编辑，他是瑞典波格教派的传教士，也是文法学家，奥康瑞尔就从他那里学会运用正确而锋利的英文笔调。1842 年年底希尔与奥康瑞尔发生了冲突，乔治·朱利安·哈尼参加了编辑部。1844 年 11 月，该报由里子迁至伦敦，在那里一直出版到 1852 年。“北极星报”的发行数最高到过四万五千份，每一份至少有读者十人。

大北联合会的建立是奥康瑞尔另一次冒险尝试。在里子早已有了一个与伦敦工人协会相类似的工人协会。奥康瑞尔尽力使这个协会成为英格兰北部所有激进工人组织的核心工会。他选择“联合会”一词，是用来仿效北明翰的社团组织，而“大北”一词正足以证明他一开始便计划把整个北部包括进去。不过，这样的联合组织是通讯法案不能容许的。1838 年 4 月 26 日，里子工人协会大会开幕，推选一个委员会起草大北联合会的纲领。奥康瑞尔被选为委员会的秘书。他草拟了一个纲领，强调了议会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下面是大北联合会的宗旨之一：

“委员会确信，大北联合会应经常注意最后一项但并非无关紧要的宗旨是，根据正义的原则，把所有酷爱和平而又有决心为获得权利不惜牺牲性命的人组织起来。为此，委员会认为，会员在加入联合会之前，均应明确认识，本会决定通过道德力量不能获得为宪法所保证而为某一政党企图取消的特权，或宪法横遭侵犯时，在必要情况下可以诉诸实在力量，以确保法律平等以及各种制度所规定的人身自由和所具有的一切权益。既然服从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保护，那么不予保护就必将破坏王室对臣民的制约力。因此，联合会除了承认出自合法尊荣的来源（即出自人民）的权威而外，不承

認其他权威。”^①

1838年5月3日,这个綱領在里子召开的大会上通过了。这次大会,有許多代表来自哈得斯菲尔德、哈里法克斯、埃兰德、杜斯伯里和其他較小的地区。大会宣誓承認菲格斯·奥康瑞尔是他們的領袖,正如弗兰西斯·普雷斯所說的,把他看成是北方的圣徒。

由于奥康瑞尔的建議,应用实在力量对抗政府并号召工人准备应付万一,这就是說,运动采取了一种新政策。毫无疑问,奥康瑞尔的意思并没有超出他所說的范围,即以对抗宪法政府作为最后的手段。然而,他的叛乱式的演說,把白衣队的行徑說成是“英雄”的壮举,以及歌頌阿瑟·奥康瑞尔,却引起了种种严重的誤解。

奥康瑞尔开始創建的工作又由其他的煽动家繼續下去,例如約瑟夫·斯蒂芬斯、理查·奥斯特勒、約翰·泰洛尔、乔治·朱利安·哈尼、律师奥古斯特·哈定·波蒙特、裁縫工人罗伯特·洛韦里、酒店主人彼得·巴錫等人。于是英格兰北部广大工人群众就采取了使用实在力量的政策。

約翰·泰洛尔(1804—1841年)出生于苏格兰一个富裕家庭里,研究医学,做了海軍医官。他繼承了三万鎊的遺產,却几乎把这笔錢完全用来装备一只船以支持希腊对土耳其的解放战争。“七月革命”之后,他在巴黎住了几年,与革命領袖和謀叛者有了联系。他是一个天生的战士,很少有或根本就没有作冗长的政治談話或演說的兴趣。当激进运动在不列顛发动起来时,他就回到了苏格兰,在格拉斯哥定居下来,創辦“格拉斯哥解放者报”,但这个报纸只存在了一个短时期。他的活动范围并不只限于关了門的書房。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了鼓动工作,并被拉进奥康瑞尔的旗帜下。对于倫敦的工人,他的見解跟他的領袖一样;一直到1840年,他亲

^① “北极星报”,1838年5月5日。